

CASTLE OF THE MEMORY

皎皎
作品
Jiao jiao
Works

你的过去我已来不及参与，但你的未来一定要有我。

Castle of
the
memory

记忆之城



他和她永远无法相濡以沫，
又无法相忘于江湖。
唯一的办法，就是
各安天涯。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之记 城忆

Castle of
the
Memory

皎皎
作品
Jiao jiao
Works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记忆之城/皎皎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 - 7 - 5399 - 4659 - 7

I. ①记… II. ①皎…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58608 号

书 名 记忆之城

作 者 皎 皎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石 颖 芯 伊

责任编辑 胡小河

文字编辑 王红依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980 毫米 1/16

字 数 202 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4659 - 7

定 价 28.00 元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记忆之城

目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新的一天	3
第二章 偶然和巧合	14
第三章 众里寻他	24
第四章 三思而后语	33
第五章 歧路人	43
第六章 飓风	55
第七章 船	66
第八章 新的生活	79
第九章 星光熠熠	91
第十章 搬家	103
第十一章 邻里之间	115
第十二章 山中岁月	127
第十三章 被送走的哈利	135

记忆之城

目录

C O N T E N T S

第十四章	甜蜜生活·····	144
第十五章	迷路·····	153
第十六章	催眠曲·····	167
第十七章	黯然神伤·····	179
第十八章	许真·····	188
第十九章	有关遗憾，有关爱·····	196
第二十章	想象力·····	207
第二十一章	跟踪者·····	218
第二十二章	男朋友·····	230
第二十三章	患得患失·····	239
第二十四章	提醒·····	247
第二十五章	裂痕·····	260
第二十六章	记忆之城·····	270
番外之一	Memories·····	282
番外之二	十年·····	299

透过泪眼，幻影逐渐明朗

我看见，那甜蜜、悲伤的岁月，忧伤的年头

在我生命的年华中，交替出现

投给我阴影

——勃朗宁夫人《葡萄牙人的十四行诗》



第一章 新的一天

那就好像是只有黑白二色的世界忽然被某位画家泼上了五颜六色的颜料，瞬间变成了绚丽迷人的巨幅彩色照片一样！



电话响了足足三遍后，我终于积攒了一点力气，慢腾腾地从被子里伸出一只手，费力地抓到枕边的座机。

刚按下通话键，敏姐锐利无奈兼而有之的声音就在整个屋子回响起来，“杜大小姐啊，还在睡觉吧？起床了！”

很想用被子捂住头或者用同样锐利的声音吼一句“我不去”回去，但我实在太疲倦了，连发飙的力气都没有。最后我只是把脸埋在被子里，发出一句有气无力的抗议：“我要睡觉，我还有一天的休息时间！”

敏姐说：“睡糊涂了吧，今天已经十五号了！”

我暗暗一惊。是这样吗？在我尚无知觉的时候，两天时间居然无声无息地流逝了？看来时间对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我从未像今天这样觉得相对论是如此具有实用性。

“我来叫她，敏姐。”电话那头换了一个清澈的男声。

我的脸十分僵硬，说话的人是我的发小，也是现在的老板——乔希宁。

我抬了抬眼皮，顺手拍开了视频，看到屏幕中一张带着愉快笑容的脸。

“阿梨，”他笑咪咪的，带着一点讨好和委屈，“你知道的，我没有你不

行的。”

听到他的声音我就彻底没了脾气，我从床上坐起来，揉了揉眼睛，“我真想辞职啊。”

已经不是第一次对他说出“辞职”这两个字了，威慑力也着实不大。

果然乔希宁还是笑咪咪的，“就算要辞职，你也要先来公司办手续吧……啊，我让公司的司机来你楼下接你怎么样？总之拜托了，今天你一定要来。你明天再休息吧？”

他说得也在理，我咬咬牙，“……算了，我自己打车过来。”

拿人的钱财自然要替人做事，再说这件事本来就是我的责任，我推脱不掉。

几天前，乔希宁的巡回演唱会结束，我也得到了三天的假期。本来是应该在家中好好休息的，但人还没到家，掌上电脑已经传来学长肖扬的简讯，说我两个月前测试的联合银行系统软件中，一个 10k 的小插件发生了代码溢出现象，需要赶快修订错误。

我很久没有犯过这种低级错误了，顿时惊得手忙脚乱，还在路上就开始重新检查银行系统的安全和完备，回家后又花了足足一天一夜，彻底堵上了漏洞才敢上床睡觉。

疲劳的时间太久，只觉得刚刚躺到床上去就被电话叫醒了。我匆匆洗漱，抓起眼镜戴上，又抓过挎包往里面塞了一堆东西后乘电梯下楼。我太疲倦，不敢自己开车，所以打车到了唱片公司大门口。

坐在出租车上，我昏昏欲睡。经过近三个月的锻炼，我意识到自己完全不能适应明星助理这份工作，尤其是你的老板还是红极一时的小天王。虽然他根本不要我做繁重的工作，但我体力和精神的消耗量也相当大。

惨痛的经验告诉我，果然还是家里宅的生活更适合我。

出租车在 Polu 唱片公司大门停下，我抓着通行证正打算冲进电梯，就看到从电梯里走出来的乔希宁和敏姐。两人长长松了口气，抓着我进了保姆车。

在车子里敏姐显得十分欣慰，她对我说：“一早上没看到你，电话打了无数次你才接，说实话，再不来我们就要报警了。”



敏姐是乔希宁的经纪人，手眼通天，人脉广博，可谓万能。乔希宁是选秀新星出身，在圈子里打拼五年，如今彻底进化为一代人气小天王，敏姐功不可没。

我眼睛都睁不开，无力地点着头。

乔希宁坐在我旁边，观察我的精神状态，“我记得留了足够的休息时间给你呀，怎么看上去比我还累？哼哼，你在家肯定没有休息，光顾着摆弄你的电脑了！”

我叹了口气，无力地点点头，他说得对。

我简明扼要地说：“我一年前测试的房山银行系统软件发生了代码溢出现象，是安全隐患，我修改了足足两天。”

他好奇地盯着我，“怎么，你现在还在继续接你这个什么黑客的工作？”

我从来都不跟电白较劲，除非他搞不清楚我的工作性质。

“不是黑客，”我严肃地纠正他，“是系统安全测试人员。”

“我看都差不多吧，”他咧开嘴大笑，“我给你的薪水还不够高？”

“不是钱的问题！”

他哈哈大笑，“我知道我知道，开个玩笑。”

乔希宁家境相当优渥，现在又是红极一时的大明星，光是助理就有三个，比我还要不知人间疾苦，老问一些连我都要崩溃的问题。虽然从小到大他都被拿来和我比较，但他完全不在乎，总是说“让着女孩子一点”，一副宽容的态度，确实是个好相处的对象。

“不过，”乔希宁换上一副认真的神色，“阿梨，我给你加薪吧！”

我忍不住笑起来，“不用了。”

乔希宁换上沮丧的面孔，“真的不用吗？我就知道钱留不住你！阿梨，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需要我以身相许吗？”

他生动的表演让我嘴角抽搐——他实在应该去当演员而不是去唱歌。但拜他所赐，我终于恢复了精神。

我们的抬杠敏姐看在眼里，她咳嗽一声，“好了，别闹了。时间紧迫，阿梨你不是说可以帮我们分析安露吗？我说，真的好用吗？”

“当然。”我冷静地说。

我总是随身挎着个巨大的包，里头装着我的七寸笔记本电脑、手机、充电

器等若干电子产品。翻开折叠屏，我手指如飞地敲着键盘，调出软件，投影到车上的挡板上。

安露，Max电视台的王牌主持人之一，今年三十二岁。她的演播室不像别人的那样刻板，咖啡点心一应俱全，对来宾也从不高高在上。演播室的气氛轻松温馨，能让嘉宾彻底忘记摄像机以及坐在电视机前的千千万万观众。她的访谈节目中，各类来宾都有，大抵是各界名流，如政治家、知名作家、顶尖科学家、大公司CEO……不一而足，艺人只是其中一小类。

安露在节目中非常善于引导，似乎总能让访问者说出真心话——她用倾听来引导。在她的节目中，人们好像很容易敞开心扉。当然，那些特别糟糕的谈话对象例外。差不多每隔两三个月，她的节目中就会爆出惊人的新闻。两年多时间里，她的节目收视率始终居高不下，是观众心目中的王牌节目。

上她的节目固然有被引导说出真话的危险，但是也说明了受访者的知名度高到了一定程度。乔希宁能上她的节目，说明他真正红得发紫了。

不过，安露的节目有个特点，她的团队会对嘉宾做大量的背景资料调查，一般人无从知晓她调查了什么，在大量资料的支撑下，她从不跟嘉宾事先打招呼说“我要问这个那个问题”。有若干嘉宾都在网上访谈中说，她永远那么出其不意，你根本想不到她下一个问题是什么，这也让很多人颇觉苦恼。

乔希宁被她邀请的时候，又喜悦又忧心。

“万一她问到一些尖锐甚至隐私的问题，怎么办？”

乔希宁家境优渥，不过在演艺圈有些不太好的传言，他最怕人家问这个。

我当时和他在酒店房间里玩电子游戏，我撇嘴，“有什么好担心的？人总有套路存在。”

“嗯？”

我是科学技术万能论的信徒，崇尚技术分析和量化。于是我回答了他的问题，“她的访谈在网络上大量的资料，只要用网页信息提取软件进行分析，按照关键词加以总结和整理，就可以得出她最可能问的问题。”

“唔，”乔希宁点点头，“起初还觉得不可能呢，被你一形容，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了。”



“本来也不麻烦。”

敏姐不失时机地插嘴，“阿梨，那就麻烦你帮忙分析一下吧。我们也好早做准备。”

于是我就莫名其妙地揽下了这件事。

此时我坐在车里滔滔不绝，手指一边在屏幕上滑动一边讲解，“……她最关心嘉宾的童年。每个嘉宾都会被问到这个问题，从不例外。她在某次节目中自己是弗洛伊德的信徒，她想知道人的成功和家庭关系有何关系。她的第二个关注点是……”

乔希宁听得很细心。

“总之，在分析之后，我发现她的所有访谈出现最多的关键词是‘成功’，她的问题大都围绕嘉宾如何取得成功，但因为高超的提问技巧，不让你说出套话，而是讲出最真实的理由。”我说，“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人总是向往成功，这也是她的节目为什么收视率居高不下的原因。”

敏姐啧啧赞了两声，跟乔希宁笑，“拿请助理的钱请来智囊，公司真是划算。”

乔希宁面有得色眉飞色舞，“我家阿梨无所不能。这就是青梅竹马的好处了。”青梅竹马姑且不论，但我的确是从有记忆开始就认识他。不然，他就算搬出金山银山，我也不会来当他的助理。

我暗暗地纳闷他到底是从哪里偷来这么好的精神。他之前在五个城市一连开了五场万人演唱会，我全程陪同，看到他每天只睡五个小时，练舞练到脚软，唱歌唱到嗓子沙哑，回来后居然只休息了三天就重新开工，看上去精力还格外旺盛。

我于是想：到底是吃这碗饭的。

因为路上堵车的缘故，我们在 Max 楼下停车时，离约定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平时虽然经常路过，但我第一次到 Max 总部，总部大厦不能进，去的是旁边节目制作中心所在的裙楼。访谈演播室在九层，旁边就是化妆室。

我四下打量，似乎此处和普通大公司也没有什么两样，只是热闹得多，乱

记忆之城

糟糟的现场，穿着灰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目不斜视地在走廊里匆匆来去，远近大呼小叫不绝于耳。

乔希宁一到就被节目制作人塞进了化妆室，敏姐跟着进去，我坐在走廊长椅上，忍着疲倦昏昏欲睡。

忽然听到一阵喧哗，我斜对面的电梯门一开，几个人众星捧月般簇拥着一个身着浅绿色套装的年轻女人走出来。

很难有人把浅绿色穿得好看，她倒是个例外。

制作人在跟她小声讲话，说了句“怎么才来”，又递过一叠文稿，语气很委婉，并无指责之意。

“我有数。”

她答了三个字，敛眉低头翻看稿子，面无表情风风火火地从我面前疾走而过，带起的风在我耳边掠过。

化妆师跟着她一路小跑。

我忽然觉得她很眼熟，下一秒终于想起，她就是即将采访乔希宁的主持人——安露。

我去化妆室看乔希宁，他正在被化妆师改造。

他在镜子里对我摆了个姿势，得意扬扬地说：“阿梨，我现在的造型怎么样？”

大概因为和乔希宁太熟的缘故，我对所谓“英俊”“美貌”“华丽”的长相一概免疫，自然也失去了对他外貌的鉴别力。

我随口说：“还可以。”

他做心碎状。

万幸的是，我的观点并不妨碍唱片公司和歌迷对他的评价——他有着华丽的长相，配上深深的眼线、白皙的肌肤。不知为何，嘴角微微上扬时，眉眼间有一种凌厉邪魅的气质，简直宛如吸血鬼城堡里来的年轻公爵。

敏姐盯着他若有所思，“这造型得改。”

“嗯？”

“现在还年轻，可以走这种路线，但几年后再这样，就有装嫩的嫌疑了。”

读书的时候，常常有我们班、隔壁班甚至别的年级的女生跑来跟我打听关

于乔希宁的一切事情。在她们眼里，乔希宁简直是惊天动地的存在。我还记得一位女同学说过这样一番话：“啊，乔希宁有着梦幻一般的长相，每次看到他就觉得心旷神怡，觉得世界真美好——那就好像是只有黑白二色的世界忽然被某位画家泼上了五颜六色的颜料，瞬间变成了绚丽迷人的巨幅彩色照片一样！啊，杜梨你明白吗？”

我实在想象不出那种画面，对这样的发言总是一脸迷糊。

所以，我的同学们常常说：“Geek 和我们当然不一样了。”

我无从辩驳。

二十分钟后，节目录制开始，乔希宁最后理了理头发走进了演播室。

观众席上的歌迷一片欢呼——电视台在这点上可谓用心良苦，绝对让艺人宾至如归。

我和敏姐也从后门进了场。

演播室挺大，中间是圆茶几，上面堆满精致点心。但我估计，乔希宁是没有什么心情吃东西的，安露可不是那么好应付的角色。

果不其然，她的第一个问题就出其不意。

她拿起桌上的遥控器点了点画面，演播室大屏幕上显示出演唱会上万人欢呼的场面，“前几天你的演唱会，我有朋友去看了，据说上万粉丝齐呼‘阿宁我爱你’，还有粉丝昏倒，场面非常精彩。”

乔希宁认真听着，笑着说：“我也非常非常感动。”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是你第三次开个人演唱会。”安露微笑嫣然，大屏幕上又弹出另一幅画面，“这是你第一次参加演唱会的照片，在钟莺莺的演唱会上伴舞，是不是？”安露的背景调查团队果然名不虚传。

这还真是她的惯用手法。

乔希宁瞧着对比照片，回答：“没错，我当时还在上大学。”

“当时你有没有想到日后有一天自己也会开演唱会呢？不是作为别人的陪衬，而是主角。”

乔希宁点头，“当然想过，简直是做梦都在想。”然后他说起自己当年的梦想。

他小时候就已经很有些鬼机灵了，如今已在圈子里浸淫多载，哪怕安露的

记忆之城

问题难一点，略作思考也还是能回答的。

几个问题之后，敏姐的手机响，她出去接电话，叫我盯着场面。

可怜我站得久了，睡意就像春天的野草一样疯长，只想找个地方躺下打个盹。

我留学时同门有位印度籍的学长，他有许多古怪的本事，其中一项便是站着睡觉，入睡速度之快，质量之高，人人称道。我一直羡慕他，可惜终归没能修成他那出神入化的本领。

环顾四周，发现观众席后的角落里不知何时多了张有些年头的空沙发，我欣喜地奔过去。坐下才发觉，这位置绝佳，既不会被摄像机拍到，又能自下而上窥见整个直播室。

简直找不到比这里更好的位置，我真是太疲倦了，几乎刚一坐下就倚着墙开始垂着头打起瞌睡。

浅睡应当是无梦的，可我却做了个梦，梦里忽然跌下万丈悬崖，失重中急速下坠。我抽搐一下，睁开了眼。

朦胧中我轻轻呼出一口气，左侧依稀源源不绝的暖气传来，我往旁边挤了挤，还想继续睡，却忽然发现不对劲——不知何时，我身边的沙发上居然坐了一名陌生的男人，而我竟歪着头，脸颊贴在他的肩膀上呼呼大睡！

他肩膀宽挺，高度恰好，衣服的布料也十分柔软，贴上去很舒服。

咦，我在想什么？

下一秒我嗖地直起了身子，依稀察觉对方转过脸来看着我。我尴尬得不知如何是好，连连说：“对不起……我不小心睡着了。”

对方没有做声，只摇了摇头。

我想他这是表示不在意。

他穿着件浅灰色细绒毛衫，具体的表情——我揉了揉眼，咦，怎么有些模糊？

我的眼镜呢？

大抵是常年对着电脑的关系，我的视力不算太好，除了近视外还有散光，很近的距离看人也是模糊的，大致能分辨五官，但要看真切却有难度。外出的时间我通常都会戴隐形眼镜，今天早上实在太过匆忙，抓了副矫正眼镜就来当

乔希宁的跟班了。

——眼镜，大概是在我刚刚挨着他打瞌睡的时候给蹭掉了吧。我微微眯起眼，俯下身去寻找我的眼镜。

身边的那个男人伸手过来，在我面前摊开，他的手心里静静躺着我的黑框眼镜。

他手掌很大，手指修长，我的指尖碰到他的手心，干燥而温暖。我匆匆把眼镜拿在手里，仓促而尴尬地跟他小声道谢。

“无妨。”

简单的两个字，声音低沉，异常好听。

随即他离座而起，从一旁的小门离开。我边想边戴上眼镜，发现我靠着人家的肩膀睡了这么久，居然连他长什么样子都没看清。

演播室的访谈还在继续，我离开了沙发，打算去自动贩卖机那里买一罐咖啡，来驱散我的困倦。

Max 的节目制作中心大楼每层都有贩卖机，立在走廊尽头。现在想买点饮料的人不只我一个，贩卖机前站着个高大的男人，他站姿非常好，双肩打开，背影潇洒利落。他用一种不甚熟练的姿势往贩卖机的钞票入口塞进一张大面额的钞票，然后，抬起手揉了揉右肩。

我不做声地在他身后等着。

这一等就是一分钟，机器吞了钞票，却没有饮料掉出来。

偷偷瞥了一眼我前面的男人，他依然腰背笔直，巍然不动，以一种很有毅力的姿势继续盯着贩卖机，仿佛只要这样盯着，就能通过目光发电，使他需要的饮料迅速掉下来一样。

我清咳一声，插话说：“不好意思，请让我来吧，我帮你把钞票拿——”

那个男人略带意外地回过头，我看清了他的五官，声音戛然而止。

我面前的这个男人有着罕见的俊美容貌，他肤色白净，五官分明，睫毛纤长，瞳孔如墨，如同阳光最强烈时背阴处的暗影。他表情沉静，有一种利落的潇洒之意。

我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俊美的男人。我自认为见识不算浅薄，乔希宁在我

记忆之城

看来也只是长相普通的年轻男人。

“……每次看到他就觉得心旷神怡，觉得世界真美好——那就好像是只有黑白二色的世界忽然被某位画家泼上了五颜六色的颜料，瞬间变成了绚丽迷人的巨幅彩色照片一样！啊，杜梨你明白吗？”

不知道为什么，十多年前同学的这番话在耳边重新响起。

大概是盯着他太久，我觉得脸颊烫得吓人，只好低下头掩饰自己的失态。我站在贩卖机前，伸手在挎包里一阵乱摸，终于找到了我的七寸小本，我展开屏幕和键盘——虽然只有七寸，却是折叠式的屏幕和键盘，全展开时就是一台小电脑。

贩卖机都与信用卡系统相连，我的电脑上有若干信用卡的相关客户端。

大哥说我完全数字化，把信息社会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这倒没错，我就是那种能用信用卡就绝不用现金的人。

我单手在键盘上飞快输入，贩卖机叮一声，他刚刚插入的纸币就乖乖退了出来。

我取过纸币还给他，解释：“应该是贩卖机的钞票识别系统出了问题，我已经报修了。”

“多谢。”他礼貌地对我颌首。

这个声音好熟悉……我眼睛蓦然睁大，“呀，你就是刚刚那位先生？”

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他嘴角微微上扬，眼角眉梢都带着一丝微笑，那一瞬间恰似暖春艳阳，又似冰雪融化。忽然想起他刚刚揉肩膀的动作，想必是被我的头压得久了，有些麻木。

我觉得十分惭愧，面红耳赤道：“抱歉，刚刚没有看清楚你，给你添麻烦了。”

他摇了摇头。

我连连追问他：“你要喝什么？我请你喝东西道歉。”

他温言道：“不必了。”

“不不，我很过意不去的，给你添了很多麻烦。我这几天都没休息好，很困，所以才会不知不觉地睡着……”我偷偷觑着他俊美的容颜，忽然挫败地想到他也许根本就不想知道我靠着他睡着的原因，声音下意识地越来越小，最后

